

两个人的除夕晚会

□ 韩光

由于大雪封山，我和老兵刘成被困在山上的哨所已经整整三天了。本来除夕这天连队会派人来替换我们的，可谁知除夕这天早晨又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，直到下午一时才鸣金收兵。

望着无边无际的皑皑白雪，刘成脸上的表情严肃得跟冻冰似的：“这场雪下过之后，接替咱俩的人根本无法上山，看来除夕咱俩得在这里过了！”尽管我知道哨所离营区足足有三十公里，但心里还尚存着一丝侥幸的希望：“现在雪不停住了嘛，说不定他们能有别的办法解决无法上山的问题呢。”

刘成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别净想美事了，现在莫说人了，就连鸟也飞不上来。”他的话将我那渺茫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。我扑通一声坐在了床铺上，这雪下得太不是时候了。

“最艰苦的地方总有着战士的刚强，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崇拜……”这时刘成哼唱起了《热血颂》。唱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大雪封山，不能回到连里过年看似是件坏事，但我觉得却是好事呢。这是老天对我的厚爱，别人想有这样磨炼意志的机会说不定还没有呢，如果不珍惜那才是傻瓜呢……”我知道，刘成这是说给我听的。起初听得不入耳，但细想想还很有滋味，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迎接挑战。

这时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，刘成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准是连里打来的。”我急切地告诉刘成：“快跟连首长说，我们能坚守到底的。”

电话是连长打来的，他在电话里十分无奈地说：“雪太大了，没办法替换你们，你俩再辛苦……”

“请连首长和战友们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，一定坚守好‘阵地’。”我和刘成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我代表全连官兵感谢你们，向你们致以崇高的节日问候！”连长的最后这句话说得我热血沸腾。通完电话，我和刘成各自拿着扫帚，扛着锹，去打扫卫生。三个小时后将哨所的四周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特别是用切得棱角分明的“雪砖”，在哨所门前砌了“长城”，看着格外气派。

“卫生收拾好了，咱们俩也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了。”

“咱这里能洗上澡，简直是天方夜谭啊！”我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我相信从我满眼的问号里，刘成会读出我想表达的意思。

“我说能洗上就能洗上，不过在洗澡之前，咱俩得先热热身！”说完，刘成沿着哨所周围率先跑了起来。

尽管我不知道刘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，但我知道刘成是不会跟我这个列兵开玩笑的。于是，我也跟着他肩并肩地跑了起来。

“热身收到了想要的结果，预热结束！”当我俩的鬓角都跑出了汗时，刘成说：“接下来咱俩该洗澡了！”

说着，刘成便回屋里拿出了洗脸盆，见我还愣着，便说：“你还站着干什么，也去拿洗脸盆来装‘开水’呀。”

“开水？哪来的开水？”刘成的话又说得我一头雾水，不过，我知道谜底将很快揭开，于是我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了。

“雪浴？”当看见刘成往洗脸盆里捧着洁白的积雪时，我恍然大悟。

山上的雪和山下的雪不一样。山上的雪粗糙得跟砂粒子似的，拿它用力地搓身子，皮肤被磨得麻酥酥的，不过，等搓上一阵子适应了，那个舒服劲就甭提了……

当我换上干净的军装时，刘成眼睛亮亮地说：“你好像一下子成熟了不少。”我看着他穿上一身干净的军装也兴奋地说道：“你显得年轻了许多！”

“咱俩开个除夕晚会吧？”晚饭后，当我坐在床上闭目养神时，刘成捅捅我，看着我惊讶的表情，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咱俩完全能唱一台戏，瞧好吧！”

刘成让我把点燃的三支蜡烛地放在了“长城”垛口上，他则从屋里往外搬“乐器”，他拿一个小书箱称为“鼓”，用两个擀面杖敲敲，确实是咚咚地山响，一个铝盆被当成了“锣”，用木棍打打也打出了锣的韵味来，两个铝碗被当作了“镲子”，两个“镲子”轻轻地碰在一起也颇响亮……一会儿的工夫，刘成便准备好七八样“乐器”。

“现在，哨所除夕晚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个节目，请听歌曲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，表演者刘成，伴奏韩光。”我和刘成两个人的除夕晚会，在“长城”边上拉开了序幕。听着刘成一本正经地报幕，我差点乐岔了气儿。

刘成的表情却很神圣，那个投入劲儿，仿佛台下真有上百人在观看我们演出似的。我也全神贯注起来，叮叮当地用“乐器”伴奏。第二个节目，是我表演的诗朗诵《甘蔗林——青纱帐》……就这样，刘成和我轮番登台表演。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，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，对刘成说：“咱们给连队表演个节目，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！”刘成笑逐颜开。

于是，我俩对着电话的话筒粗门大嗓地唱起了歌曲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。唱完后，电话的那一端却静得出奇，我正忐忑间，突然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听着这掌声，我和刘成的眼睛都潮湿了……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我俩的哨所除夕晚会才结束。

正月初五的下午，连里的战友终于来到哨所替换我们了。我和刘成回到连队时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——全连战友敲锣打鼓夹道欢迎。

这事一晃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，可这台特殊的两个人除夕晚会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，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。

大红春联里的故乡

□ 匡枋



笑”，下联的最后一个字则为平声，如“福满人间万民欢”，在贴对联时，人面朝门，则右手为上，左手为下。陪伴父亲写对联的那些年，我对文字和语言产生了最初的兴趣，从中领悟到了一些春联书写的小窍门，感受到了中国古文化的雅趣。

每一年，父亲将有托付的人家的春联都写好晾干后，就让我收起来卷个圆筒写上名字扎好，有的是等人家来拿，有时则让我一家家送。户数多了，父亲要连写几个半天，虽然辛苦但父亲每年都是乐此不疲的。

贴春联一般是除夕的中午过后，母亲用白面打好糍糊装在盆里，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一起贴对联。父亲在春联背面刷满糍糊，我两手撑着春联贴在门框上，用手压紧捋顺平整，贴斗方要站在凳子上—尖朝上，然后是在门心贴福字。贴好之后，满眼喜红，家里家外焕然一新，年味仿佛一下子就浓起来。

春联既有传统文化的血脉，又蕴含着时代的精气神。一副春联，讲究的是一句一调的平仄对仗，抒写的是辞旧迎新、祈祥

纳福的美好心愿，展示的是书法艺术之美。小时候的记忆里，盼望过年图的是喜庆，一对寓意吉祥的大红春联门上贴，一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再鸣放一串爆竹，家人灯下围坐，美滋滋地吃上一顿象征团圆的年夜饭，享受春节联欢晚会的文化盛宴，这便是守岁望春的辞旧迎新，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年俗之乐。

山上的树木—青—黄，光阴辗转、四季轮回。不知不觉中，多少年过去了，现在离开家乡三十余载，但我还时常想起在乡下写对联的那段美好时光。每年的年根，我都会回老家上坟，看到农村过年的对联也大都不用手写了，人们都是在街上买回—叠现成的，字体漂亮，纸质也好，有配图还有金字。而回到城区就更不用说了，各类形式的对联任君挑选、应有尽有，已很少看到手写对联的影子了。印刷体的春联是社会进步和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新事物和新的审美观，电脑替代毛笔，象征着社会在向前飞速发展，可面对这新旧交替的“时尚”，我总有几分的叹息和惋惜，也更加怀念中国文化瑰宝中的“手写春联”！

乡村糍粑节

□ 秦和元

慢慢地将糯米饭严严实实地按入石缸，接着各自捣起来，一阵捣动之后，糯米饭有些糅了。随着一声“走起”，一三五抽，二四六落，步调一致，节奏整齐，铿锵有力，“吭哧、吭哧”的号子声越来越疾，壮汉们的动作越来越快。咚咚咚咚、咚咚咚咚，沿着耙缸密密匝匝地捣—圈，再在中间捣—阵，糍粑就打到六七成熟了。紧接着，由两人把糍粑整体撬起来，在空中翻个底朝天，“噔”的一声，攢入石缸中，又是沿着耙缸捣—圈，在中间来几下。三下五除二，干净利索，几分钟时间，—缸糍粑就打好了。

那阵势，那场面，那氛围，热热闹闹，和睦亲切，祥和喜庆，把年味推向高潮。喜鹊喳喳喳喳地叫着，从梅树上上梧桐，又从梧桐飞回梅树。糍粑黏性强，—缸糍粑几十斤，—两根或三四根耙棍捣进去，拔出来很是吃力，数九寒冬里，难以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，趁热将糍粑打好，不见半颗整粒的糯米饭。六人打糍粑，相较于其他地方—二人或三四人打糍粑的方法，有其独特之处，六人打法科学合理，糍粑将—三五根耙棍黏住了，往上拔时，交叉的二四六根耙棍立马捣下来了，正好把单数耙棍上粘黏的糍粑擢去，三

乡俗年趣

□ 洪忠侃

腊八之后，年就像封坛的米酒，开始逸出醇香了。年越近，还乡的期盼越急切，情感也就越浓郁。更多人的年，是沉浸和投入到了城乡之间的穿行。

在乡友中，我发现有两位回乡过年的方式是独特的：文全兄长年在浙江从事古建筑营造修复工作，他腊月回乡就把年预热了，选择徒步走一段古道回村，再去走访慰问村中老人；而东华兄则在上海从事职业摄影，他从沪上回乡是为父老乡亲拍摄公益全家福。想来，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，他俩都是想把心和家乡贴得更近。

家乡婺源过年的乡俗里，家家户户忙着送节、拜年、祭祖，都是睦族、敬老、崇祖的老规矩。记得我奶奶在世的时候，过年祭灶王爷是头等大事。在她心目中，灶王爷是“厨房之神”，“上天奏善事，下界保平安”，能够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。在我看来，奶奶年复一年祭灶神，是对尘世生活酸甜苦辣的一种回味，还有对大地的感恩吧。

“初一亲，初二邻，初三初四拜丈人。”家乡民谣中说的，是年俗中明确拜年日子的顺序。奶奶不识字，开口闭口都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谚语，四时八节、十二生肖、二十四节气，都是少年守岁时坐在火炉旁，她—一教会我的。尽管那时日子过得拮据，但奶奶却坚持新年必须从“新”开始，譬如扫尘、剃头、做米糖、穿新衣、杀年猪、煮子糕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所谓的“—鸡—二大、三猪四羊、五牛六马、七人八谷、九麻十粟”，那是正月从初—至初十，分别是家畜、人，还有五谷的生日。

民谚是乡土上生发的语言，而灯彩、傩舞、抬阁、豆腐架，显然是民间迎年祈福的艺术活动了。—旦这些重头戏汇聚—起，即是婺源乡村的“嘉年华”。

俗话说，看灯凑热闹，龙灯兆丰年。想想，父老乡亲以龙灯起舞、锣鼓喧天去迎接新年，祈福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景象，不知温暖照亮了多少回乡的人。

舞龙灯只是婺源灯彩的一部分，它与傩舞、抬阁、豆腐架—起，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。“非遗”有展示、汇演，不断促进父老乡亲的生活激情，丰富着年的色彩。然而，婺源民间还有—样鲜为人知的年俗——迎—十八，多年像底片—样储存在我的脑海里，直接连通深邃的时间。

迎—十八是婺源民间祈求先祖保人丁、贺太平的—项祭祖大典。究竟，祭祖大典源于何时，没有文字资料可考，民间相传所祭的先祖为“汪公大帝”，即汪华，史称吴王、越国公。他去世后，各朝各代的追封与民间的膜拜，将其不断神化，婺源乃至徽州建庙以祭，奉为“郡有水旱则祀之，民有疾疫则祀之”的神明。

在段莘，坑头、大畈、溪头等—些乡村，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三至廿三，都要为汪公大帝举行10天的祠祭。十八日是正—日，故名“迎—十八”。

“段莘—十八，全靠猪大。”猪大，是门面的一种标志。在供猪之外，演戏、灯会、祠祭都是迎—十八的主要内容。事实上，祭祀用的供猪在头年中秋之后就开—始准备了。—到来年正月，要忙着请戏班演戏。通常，戏班从正月十三晚上在祠堂戏台开—锣，到廿三送戏班出村，每家每户都要邀请四乡八里的亲朋好友来观看，其乐融融。颇有意味的是，演出中有两天为“保寿”“保—痘”日——“保寿日”即保佑老年人增福添寿，多子多孙，这—天不演杀人戏；“保—痘日”则保佑儿童出水痘—出麻疹顺利，这—天不演花脸戏。正月十五是元宵—节，灯会是必不可少的。而祠祭是“迎—十八”的重头戏，礼仪及摆设都非常讲究，场面庄严肃穆、隆重热烈。

到了正月廿三，首先要把汪公大帝牌位请回享堂，再安排各房保管贵重的祭品，最后送戏班出村，至此祭祖大典—宣告结束。年复—年，祭祖大典依序而行。

住民间的年俗活动，都蕴含着崇祖睦族和大理想。

“千门万户—瞳—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在时光中穿行，是生活向前的动态。年藏着许多—过往，也藏着许多—祈愿。按照习俗，我家的门—联年年写、年年贴，但联文是多年—致的，那就是：读书人—顺境，耕—耘者丰年。